

马涵作品系列
004

马涵 著

MAHAN WORKS

JIPIN SHIZHIFEI

盟定三生约，
共谱月下曲。

极世妃

下

弃妇重生
携天才宝宝惊艳逆袭
凭医术，靠鬼才，振兴家业
斗前夫，戏王爷，屡破阴谋
江山如画，美人倾城
谁才是那个隐藏最深的幕后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0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品世子妃: 全2册 / 马涵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436-9673-0

I. ①极… II. ①马…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6017号

书 名 极品世子妃
作 者 马 涵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E-mail: qdgdms@sohu.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焦 娇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4
字 数 40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673-0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极品世子妃

- 第一章 极品穿越 1
第二章 现成娘亲 15
第三章 见死不救 27
第四章 失去的爱 38
第五章 以权胁迫 52
第六章 抢着提亲 68
第七章 名声臭了 82
第八章 公子被殴 98
第九章 沐浴擦背 107
第十章 栽赃陷害 121

目录^上

- 第十一章 花贼没死 133
第十二章 二少想妻 149
第十三章 自愿共眠 160
第十四章 至爱宝贝 176
第十五章 男子吃亏 193
第十六章 倾家荡产 205
第十七章 情动难防 218
第十八章 唯一所爱 231
第十九章 主动出击 245
第二十章 世子求婚 254

极品世子妃

第二十一章	戚亲之前	269
第二十二章	送入洞房	285
第二十三章	只剩彼此	296
第二十四章	玄心难测	310
第二十五章	父子情深	318
第二十六章	月下沐浴	332
第二十七章	旧爱重逢	346
第二十八章	一直爱你	360
第二十九章	默默守候	372
第三十章	内有隐情	385

目录 下

第三十一章	侍奉将军	401
第三十二章	郎心险恶	414
第三十三章	四月身孕	428
第三十四章	夫妻无措	440
第三十五章	不守活寡	454
第三十六章	云王嫡孙	468
第三十七章	美人深计	480
第三十八章	客棧情纏	495
第三十九章	生死共赴	511
第四十章	妃爱一生	522

第二十一章

成亲之前



心里很沉重，云漓现在一定很难过吧。

闭上眼睛，便会出现碧湖上那万余盏花灯飘飘荡荡的情景。九千九百九十九张字条，云漓都会写些什么？是一样的话，还是不同的言语？

君无菲逃也似的离开了湖边，随便挑了条路走着。

她想折回去看字条上的字，却怕抑制着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云漓初识情滋味，以他的性子表白，不知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无数人面前，世人尽知他的身份，初次表白被拒，他会不会觉得很难堪？

云漓……

想到他，君无菲的心就隐隐地抽痛。

君无菲环顾四周，不知不觉已出了城，人烟越来越稀少，连绵起伏的青山在夜的笼罩下黑压压一片，小路杂草丛生。要不是她胆子很大，一般姑娘家还真不敢单独出现在荒郊野外。

抬首望月，月亮给黑暗的大地洒了一层银白。

盯着月亮有些出神，她微微叹息。

“君无菲！”

饱含情意的唤声响起。君无菲转身，见魏子溪一脸复杂地出现在自己身后，不用说也知道他方才一直跟着自己。

“有事？”她挑了挑眉。

“你说过的话可还算数？”他的声音里带了几不可察的颤抖。有了云漓那根更高的

枝，她可还愿回到他身边？

“你指什么？”虽然猜到了，她还是反问。

“我……”他说不出口。

她也不催促。

魏子溪望着她。僻静的小道上，她静静站着，一袭鹅黄色软绸罗裳，配着同样颜色的轻纱，身姿窈窕，纤柔高雅，像下凡的仙女般玉洁冰清，不食人间烟火。

心湖像被投了颗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悸动的涟漪。为了绝世佳人，为了她能重回他的怀抱，丢点脸又算什么？“我愿意嫁给你。”

君无菲想笑，也确实笑了。

“你的笑容真美！”他由衷地赞叹。

“真的？”她不为所动。

“嗯。”他脸上浮起窘迫的神色。堂堂天下第一公子，要嫁给一个女人，真是……连祖宗的脸都丢尽了。只是，再不首肯，怕是佳人再难得。

“婚期定在九天后吧。”她说，“我会如约保守你嫁给我的秘密，只是对世人宣布是你娶我的丫鬟绿梅。”

“好。总比给人知道是我嫁给你好。等成婚了，你真的愿意在私下里同我再拜一次堂？”

“你说呢？这种白痴问题还需要问吗？”

他还是不放心，“我需要得到你的承诺。”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拒绝云漓？”

他心思一阵骚动，“是为我？”

“子溪，我心里一直记得你。”记得你是怎么逼死了真正的君无菲，记得你有多绝情，记得你该好好偿还。

他宽了心，想揽过她，她却不着痕迹地避开，他手伸了个空，不好意思地收回，“菲儿……”

“我跟你，现在什么关系也没有。”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我以前那么对你？”他的表情有点僵硬。

“时候不早了。”他没回答他的问题。

“我送你回去。”

“不用，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荒郊野外的，你一个女子……”他还想说什么，见她转了个弯，连忙跟过去，竟已不见了她的踪影。

面前两条岔路，连踏过的鞋印都看不出来，不是轻功了得，就是她体态实在太过轻盈。

她是肯定不会轻功的。真是越来越看不透她了。若是别人，他或许会担心，但她……莫名地放心，总觉得她有自保的能力，尽管，他所熟知的她，从来都只是一介弱女子。

叹息一声，魏子溪朝进城的方向走，特意走快了点，希望能在路上看见她。可事与愿违，一路都没有她的影子。

似乎佳人的芳踪不过是幽然一梦。

君无菲等魏子溪走远后，才从一株大树后走出来。她的视线望着幽幽夜空，没了谁打扰，云漓如画的眉目在脑中越发的清晰。

该死，她真的喜欢上云漓了。

四周树影婆娑，凉风一阵一阵地吹，空气中还带着湿气，月亮不知何时隐到了乌云后。夜空黑压压一片，风呼啸而过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显得有点诡异。

若是一般的女子在郊外，或许会怕。

她却面无表情，绝色的容颜浮着歉疚之色，整个人如一道幽魂一般，似随时会随风飘去。

少顷，天空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慢慢地，雨滴渐大如豆，落在人脸上、身上，打得皮肤生疼。她依然没有动静，连避雨都不曾。

“你是想死？”一道幽邃的男性嗓音透过雨幕传来。

这是魏子溪的声音。君无菲稍显讶异，侧首，大雨模糊了视线，看不真切。她擦了把脸上的雨水，见一身黑衣的男人站在远处山脚下，就像鬼魅般，几乎与夜的黑融为一体。

雨夜中劈过一道闪电。

君无菲见他脸上戴了一张玄铁面具，如地狱勾魂的死神，面具泛着青光。恐怖的是，天明明在下大雨，他身上却一点也没有被淋湿——他没打伞，也没遮蔽物，诡异得让人不寒而栗。

“假魏子溪。”她的语气是肯定的，再怪异，她也不信是真的见鬼了。

“不枉我们六年的感情。仅一句话，你就分得清楚是我。”听起来是在夸赞她，她却听得出，他在发怒。

“早就猜到你没死，真见你活着，还是有点遗憾。”她摇首，“我当初应该直接把你分尸，再派人把你的尸首挂到城门展示。”

静默一秒，雨中传来他突兀的笑声，“呵呵呵……我有你这样的妻，还有一个聪明绝顶的儿子，怎么舍得死？就算我真的死了，变成厉鬼也要夜夜缠着你，每到十五月圆夜，将你压在身下……”

银光一闪，君无菲手里飞射出一把匕首。黑影未移动分毫，手已接住匕首握柄，“想杀我？还得再修炼十年。”

这么说，他真的是人了。

“现在就要你命！”她身影一飘，转瞬已到他跟前，一道掌劈，黑影抬手一挡，她手腕一转，向他小腹出击，他侧身险险躲过，紧随而来的是致命的杀招，他险些给她扭断脖子。

可以确定，她没有内功，以她的身手，怕是天地间少有对手，若是再有内力，恐怕连他都赢不了她。不，她是有内力的，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原本还不将她放在眼里，怎奈她不容小觑，数十招下来，他竟无法制伏她。

雨越下越大，招式越来越猛，几乎招招致命。好在她手上没兵器，他双眼一眯，专攻她要穴，企图以点穴手法制住她，但数招下来皆不成功。

倏地，她被人从背后偷袭点穴，整个人动弹不得。

“主人。”一身灰衣的男子向戴面具的黑衣人拱手一揖。

“做得好。”假魏子溪夸赞下属，一把将君无菲打横抱起，在雨夜中飞奔起来。

“你带我去哪儿？”她皱眉，抬首试图从下方窥见他的容貌，但他的面具戴得太密封，连半丝真容也见不着。

“还由得了你？”他嗓音里充满了讥诮，“手下败将。”

她自嘲地勾起唇角，“技不如人，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假魏子溪低首，见怀中的她娇躯柔若无骨，被雨浸透的衣衫贴在她身上，尽显玲珑有致的曲线。他的嗓音有些喑哑，“先奸杀再剐，如何？”

她唇色泛白，不像被吓的，倒像是被冻着的，懒得再说一个字。一阵异香入鼻，眼皮越来越沉重——她被下了药。

他漆黑的目光一紧，使用轻功飞腾得更快。

不消一会儿，他抱着她平稳地飞旋落地。

进门，关门的声音。

她被放在了床上，身上的湿衣被一件件脱了去。她想伸手阻拦，却连半丝力气都没有。

感觉如鹰般犀利而灼热的目光投射在自己身上，一股耻辱的感觉在胸腔升起，她又气又羞。

她因生气，胸脯一起一伏，在他看来，更添几许妩媚。

修长的双腿，洁白的肌肤，纤细不盈一握的柳腰，湿漉漉的长发搭在身上，完美的曲线……

她眼皮动了动。

“想抗拒？”他的声音沙哑，“你不要抗拒，也拒绝不了。中了我特制的迷香还没彻底昏过去，能保持知觉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人。”

她长长的睫毛颤了颤。

他的声音似乎带着笑，“那么想醒过来？醒过来有什么好？你想看看，你此刻是多么无力？”

她忽然变得安静了。他说得对，现在醒来，又能做什么？原以为以她的身手，鲜有对手，哪知被偷袭，真是太过大意了。她有点恨自己竟然栽在了一个色鬼手里。

“睡着了？”他唇边泛起邪气的笑，笑声里隐着寒意。

她嘴唇动了动，发不出声音。

“你想说什么？”他冷笑，“不要？你的反抗，只会让我更加残忍。”

她没了反应，颤动的睫毛说明她还是清醒的。

“上次，我差点死在你手上。这大半年的日子，我怎么过的，过得有多‘好’，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时候好好‘报答’你了。”他眼里有着残酷，“尽管已经拥有过你的身体无数次，但自你被魏子溪休弃后，我还没‘碰’过你。总觉得，从那之后的你，已非昔比，变得高贵，让人难以捉摸。这样的你，想必是承受不起这样的羞辱吧？”

她绝色的容颜没了血色，看起来如一朵美丽的莲花，我见犹怜。他有点不忍心摧残，却又更想摘下她这株柔弱中带着傲气的花朵。

邪气莫测的瞳仁中浮起复杂的情绪，动作僵了少顷，内心激烈斗争，终于，他转身出了屋。

她又听到有人走进了房内，像放下了什么重物。听脚步声，应该是两个女人，还有水的轻微荡漾声。

应该是下人抬了一浴桶水进房。

接着，下人离开了。她的身子突然被一双手臂横空抱起。

她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从那沉重的呼吸，她判断得出，是刚刚才走了的假魏子溪又折返。

原来他是去叫下人打水给她洗澡。

他的胳膊不壮，却很有力。

她的脑海中不由闪过，曾经他与她，不，准确来说，是他与真正的君无菲缠绵时的

情景。

以前，每逢十五月圆时，不管君无非躲到哪里，他都能揪出她，并且上演一次强暴，没有一次点灯，都是在暗黑的夜里，看不清他的容貌，即使借着月光看清了的时候，他也是面无表情的。

从他的眼睛里，她甚至数度看到了厌倦。这说明，他并不喜欢她。

是什么原因让他一到月圆就出现在君无非床上？并且持续六年之久？

从她差点杀了他之后，他再没有出现，肯定是因为被她打成重伤没办法再来。如今，应该是他的伤养好了，他又想开始？

为什么他刚刚明明可以得逞，却停止了？因为今晚不是月圆之夜？

不、不是。

她感觉得出，是他克制了自己。

尽管他没有继续下手，她还是恨不得杀了他！

她的身子被放入浴桶中，荡起了几圈水花。

水温刚合适，宽阔的大掌代替毛巾在她身上搓洗。

泡在温水中，她的皮肤渐渐变得潮红。

一道温热的呼吸洒在她颈项间，她身子一僵，感觉他低下头正在亲吻她，他的鼻尖时不时触到她的肌肤，她听到了他变得急促的喘息声，伴着喉咙里咽口水的声音。

他在极力隐忍！

君无非面色哀伤，心底升腾起了一股悲哀，无助的悲哀。

练习几种武术多年，她以为是成功的，结果还是栽在了一个男人手里。她从来都不曾如此挫败！

“身子这么僵硬，你不喜欢？不肯？”他的嗓音嘶哑，“瞧我问的什么话，六年来，你从不曾喜欢过。以前我也不喜欢你，不知为何，从你被魏子溪休弃、判若两人开始，我觉得你很有趣。”她肌肤的触感，让他舒服得叹息，“我从来没吻过你的身体，我肯吻你，是你的殊荣。”

她的表情归于平静，就像没有感情的木偶。

他冷冰的瞳眸盛满了炙热，像是要将她看穿，又像是在深思着什么。

终于，他将她抱出浴桶，用毛巾擦干她身上的水渍，帮她一一穿戴整齐。整个过程，他没有假手于人。她的心也是悬着的，因为从他有些颤抖的动作，她知悉他隐忍得非常辛苦。

一室的静默，她躺在床上，他坐在床沿。

窗外电闪雷鸣，淅淅沥沥的雨声掩盖不了房内僵凝中夹杂着几分诡异的气氛。

虽然是闭着眼睛的，她依然感觉得出，他紧盯着她，目光冷如寒冰，蓄着强烈的恨意。她敢说，若是眼光可以杀人，恐怕她现在已经是具尸体了。

她讥诮地勾起唇角。他差点死在她手上，恨她，是再正常不过。风水轮流转了。她后悔当初没亲眼看他断气，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吱呀一声，似乎是风吹开了门。

忽然，她睁开了眼，侧首，见房门敞开着，外头大雨倾盆，而他，已经没了踪影。

好快的动作！

她几乎是在门开的时候就睁眼了，而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君无菲坐起身，瞄了眼身上的衣服，与她今天的衣着一模一样的衣服。

这么说来，他让人做了与她的衣服同款式的衣裳，连尺寸大小都拿捏得刚好。

君无菲蹙起眉，觉得他多此一举。

君无菲仔细检查了身上的衣着，未发现藏了毒药一类的。她环顾四周一眼，是那种古色古香的厢房，看布置格局，应该是家客栈。

君无菲走出房门，入目有几座假山，树木花草在风雨中摇曳，走廊上的灯笼也被吹灭了，要是白天，景致应该不差。

出了院落，几幢楼宇间隔排列，全是客房。

“姑娘，您睡醒了？有何吩咐，尽管跟小的说。”一名肩上搭了块白毛巾的男子走了过来，看打扮是店小二。

“此处是哪儿？”

“悦来客栈。一位客官包下了后院几间天字号贵宾上房，让小的在院外等，好生侍候着。”小二瞧着她的长相，眼里满是惊艳。

“包下后院的人长什么模样？”

“三天前就包下了院子，说是家丁帮主人办差。”店小二挠了挠脑袋，“出手大方着呢，给了三倍房费，就是不许我们打扰，我们掌柜乐死了。”

三天前就预谋到今晚了！君无菲心里发凉，他没有强暴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都很庆幸。

从店小二那里拿了把雨伞，她若一缕幽魂般悠悠荡荡地朝君府走去，心里除了愤怒自己的束手无策，更多的是恼火。

他的大掌摸在她身上的时候，她的身体居然起了反应！只是开始极力忍着，后来又泡在水里，他没有发觉。

可她骗不了自己！

只是身体最纯粹的反应而已，没有别的！她这么告诉自己。

天将黎明时，她到了君府门口。

大门外，站着一道熟悉的白影。

没有撑伞，也不是站在屋檐下，而是在雨中淋雨！

往日洁白飘逸的白衫湿淋淋地搭在身上，如墨的头发不断地滴着水，清俊的身材显露无遗，看得出身材比例非同一般的完美。

尽管是这种情形下，在他身上依然看不出“狼狈”二字。

如画的俊颜苍白无血色，长长的睫毛上沾了一滴水珠，令他反而有一种清澈明朗的感觉。

“云漓！”她很是意外，“你在干什么？”

“等你。”他唇角泛起苍白的微笑，清润若水的眸光中蕴着喜悦，似乎是高兴她总算出现了。

她皱了眉头，“下雨天的，等什么？”

他只是浅浅地笑着。

君府的门房大约是听到说话声，探出个头，“小姐，您总算回来了，云世子在雨里等了您一夜。小的怎么劝他都不听，给他拿伞，他不要；叫他进门，他不肯。小的通知老爷，可老爷也管不了云世子，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淋了一夜雨？”她心里有几分感动，怒吼几乎是脱口而出，“你有毛病吗？”

他身子晃了晃，身躯踉跄不稳，她赶紧丢了伞跑过去扶住他，“你怎么了？”一碰到他的身体，简直冷得像冰块。

“我……没事。”说完，他就昏了过去。

“世子晕倒了！”门房赶紧大喊，顺便叫来家丁护院帮忙。

君无菲让人把云漓抬进了沉香榭的一间厢房中，但不是她所居住的卧房。她命人给云漓换了身衣裳，然后坐在床边，手习惯性地搭上了他的脉门。

君佑廷闻讯赶来，见到云漓躺在床上，猛叹气，“唉，云世子是在做什么啊，那么糟践自己？我叫了他好多次，让他别在雨里站着，他偏不听。路过的好多人都看见了，这事儿恐怕瞒不住，要是传到云老王爷耳朵里，知道世子是为了你淋雨，怕是云老王爷不会善罢甘休。”

“爹不必忧心，他既然做这种事情，就会确保云老王爷不会找我们麻烦。”她淡然开口。

“真的？”君佑廷点头，“也是。我看云世子对你是一片痴心。从他那么用心教小宝习武，又邀你一同过七夕就看出来了。只是，你俩不是好好的吗？满城百姓都在说云世子为了你放了九千九百九十九盏花灯的事，听说每盏灯里还有他亲笔写的纸笺。”

提到云漓亲笔写的纸笺，她突然好想看看，云漓都写了些什么，只可惜，从悦来客栈回来的路上，又经过西泾湖，湖面宽广，水波荡漾，湖上连一盏花灯的影子都没有了。

早晨也有少数人在湖边，她不需要问，就听到有人在谈论，昨夜，云漓已派人将湖面上的花灯尽数捞起烧毁了。

有点遗憾，连一张纸上的字都没看见。

君无非眉宇微蹙，君佑廷看着她的面色，“后悔没接受云世子求婚了？”

“不是。我做过的事情从不后悔。”

“爹看你皱着眉的……”

“我是奇怪云漓的脉象。”

“世子病得很严重？”

若是普通大夫，只会诊断出他体质寒，有点虚弱，得了重感冒。这也是事实。再细探脉，依她分析，他的体质寒得很奇怪，属极寒，像是血脉会自动冻结，经过特殊方法强行打通关节血脉，以致身体无法承受。在他体内，全靠一股极为强大的纯阳真气保着命。

真气在他身体里缓慢运行流淌，使他的脉象看起来不至于太虚，实际上，他体质虚弱得不像一个活人。

也就是说，云漓看起来很健康，实则受过差点致命的重创，用了特殊的办法才保住了命。

而他，却在掩饰曾经受创的事。

这不由让她联想到，假的魏子溪被她以一枚绣花针插入脊椎死穴，也是差点死了。

微眯起眼，她的视线落在云漓苍白的面颊上。

眼睫卷翘，像两把美丽的扇子，鼻梁挺直，唇色淡得毫无血色，丰神秀逸，姿容绝色。即使是病中，仍影响不了他的美一丝一毫，那种自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清逸气质，是所有人都比不上的超凡脱俗。

他会不会是假的魏子溪？

假魏子溪阴险冷酷，云漓却像天上的谪仙，两个人完全不同，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摇了摇头，君无非觉得自己有点多心。

“菲儿？”君佑廷紧张起来，“看你摇头，该不会云世子的病很严重吧？”

“他没事，让大夫给他开个方子，休养个两天就行了。”若是她开药方，一剂药即可见效。

“你不是说多年来你暗中熟读医书吗？连睿王都请你去治病，不如你……”

“除了你跟小宝，其他人我一律不救。”

“切勿如此。”君佑廷一脸郑重，“你要知道，以云世子的条件，世间无几人可匹敌。云世子又待你一片真心，你不但应该给他开药方，还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亲自照顾他。”

“爹对云漓这么上心，不如你亲力亲为？”

“只怕是爹想，云世子也未必肯。”君佑廷叹气，“本来睿王也不失为一个好女婿人选，只是睿王病了六年，现在都治不好。有传闻说睿王时日无多，才会糊涂得连男妃也娶。虽然世人并不知道睿王要娶的男妃是一名女子。爹怎么着也希望你能嫁个健康的人，能白首到老。云世子正好是最佳人选。以云家的实力，若是云世子存心庇护你，是有能力与睿王抗衡的。”

“爹无须操心。”

“唉，爹知道你有能力给自己还有小宝幸福。爹还是不希望一个人孤零零的，女儿家终究需要个男人伴着……”

“女儿明白爹的苦心。”

“爹看得出来，你对云世子并不是一点儿也无意……”

“别说了。我与云世子不适合。”

“爹不知道你在顾忌什么，还是劝你珍惜眼前人。”君佑廷叹着气离开，顺便命下人找大夫给云漓开方煎药。

云漓睁开眼，眼底清晰明澈。

君无菲撇了撇唇角，“方才我与爹的谈话你都听到了。”语气是肯定的。

“嗯。”他轻点头，“不是有意偷听，也不想伯父在场时睁开眼，以免你们尴尬。”

“我跟你，是不可能的。”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心底却难掩隐痛。

“伯父都看得出来，你对我并非无意。”他有些不明白，“君儿，你到底在执着什么？”

“一个对另一个男人许下的，永远都无法忘怀的承诺。”

他的心一痛，俊秀的面庞更加苍白，“我不要求你忘记过往，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

她站起身，望着窗外又下起的小雨，“山无陵，天地合。虽与君绝，誓不忘。”说罢，已出了房间。

望着她离去的绝色身影，他眸中升起一抹留恋，“君儿，我不会放弃。”

中午，君小宝小小的身影走进房里，身后还跟着几名端着托盘的下人，下人将托盘上的饭菜放在桌上就退下了。

云漓站在窗前，宁静若水的目光一瞬不瞬地看着某个方向。

“师父，用午膳了。”君小宝走到他身边，扯了扯他的袖子，“昨晚你淋了一夜的雨，又听下人说你连早餐都没吃。这样很不听话哦。”

云漓没反应。

顺着他看的方向瞧过去，是娘亲的厢房。小宝说：“师父是想瞪穿墙壁，看看我娘亲在房里做什么吗？”

云漓回过神来，低头，伸手抚了抚小宝的脑袋，动作温和，“师父不饿。”

“要是小宝这么自虐，估计娘亲要打我屁屁的。”

“小宝被你娘打过？”

“没有。小宝一直很听话。”小宝圆圆的大眼睛骨碌碌转了转，“不过，小宝以前经常被别人打。”

云漓目光里蕴起疼惜，“是谁欺负小宝？”

“以前娘亲不肯认我时的事啦。想想，魏子溪休了我娘亲，真好。那种人渣就配不上我娘。娘被休了以后，就认我了。”

“以后我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云漓清逸的俊庞浮起坚定。

“师父真好！”小宝露出灿烂的笑容，粉嫩的脸上出现了两个小梨涡，可爱极了。

云漓情不自禁地将他小小的身子抱起来亲了一口，“你是师父的宝贝。”

小宝伸出有点短胖的手指，“师父你别那么肉麻啦。口水都沾到我脸上了。”

他不好意思地一晒。

“这是小宝命人准备的食物，师父就算不饿，也得吃点。不然怎么有力气追我娘亲？”小宝小大人似的在他怀里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也知道师父受打击了。听说你写了差不多一万张字条，还放了一万盏花灯，结果我娘亲都不给你面子。外头都疯传娘亲眼光过高，连师父你这等神仙都看不上。也有人佩服娘亲不为师父的身家与相貌所迷惑。师父要是就此放弃了，小宝也不怪你。”

“不会。”他嗓音清淡，眉宇间蕴过一抹坚定。

“我说了那么一长串，师父就给了两个字，太寡言少语了吧？怎么哄我娘亲？”

“小宝教教？”云漓不禁莞尔。

小宝抓了抓脑袋上的头发，“感情的事，我也不懂。还真不知道从哪里教起，要不我去拜几个名师……”

“不好。你年纪还小，不会理解大人的情感。”

“是很复杂。”小宝嘟着嘴，“我在娘亲面前也说了你不少好话，娘亲就是不动心，我也没办法。我觉得师父你真的挺好的。”

“午饭吃了没？”云漓不着痕迹地转移了话题。跟个五岁的娃儿聊起大人之间的情情爱爱，怪别扭的。

“还没有。准备与师父一起进膳，聊表徒弟的一片孝心。”小宝一副小大人的懂事模样。

云漓越看小宝越喜欢，抱着他走到桌前坐下，“喜欢吃什么？”

“桌上的都行。”

夹了个鸡腿进小宝碗里，云漓说：“在长个儿的时候，要多吃点肉。”

“娘亲说要荤素搭配。”

“好。”

小宝也给他夹了菜，“师父也吃哦。”

“嗯。不然就没力气追你娘亲了。”

“师父也学会开玩笑？虽然不怎么好笑。”

“我想多跟你说些话。”云漓慈爱地抚着他嫩乎乎的脸颊，清澈的眸光闪了闪。

“师父，你要吃快些，魏子溪来找娘亲了。”

“无妨。”

“师父好像很不将魏子溪放在眼里？”

“他已经输了。”

“说得对。”小宝乐呵呵地笑，“我都不喜欢的人，哪有资格做我爹爹？师父你就不同了，怎么看，怎么跟我娘亲登对。”

他清雅的俊颜挂起浅淡的笑容，一点一点喂小宝吃东西。

小宝也乐于享受他的服务，小小的脑袋不禁在想：要是师父是他爹爹就好了。

魏子溪走到沉香书院里，本来是直奔君无菲的厢房而去，见到另一间房里，云漓抱着君小宝在吃东西，大的慈眉善目、神情和怡，小的可爱活泼，像个小精灵。那幅画面，就像一个父亲在疼爱儿子。

很刺眼！

魏子溪心里不由升起一股嫉妒。君无菲曾经说过，小宝是他亲生的，即使不是实情，也说明她是认定了他的。现在她要嫁他了，小宝自然就是他的继子，应当是他与小宝相处得其乐融融！

盯着他俩看了会儿，见那两人根本就没看他，他自讨没趣地收回目光，走到君无菲